



CHUANSHI JINGDIAN  
BAIHUA XIAOSHUO JINGBIAN

名贤高士争第一，沧海何曾择细流？  
命里有时终自有，人生何必强出头。



传世经典  
白话小说精编

# 名贤奇遇

刘洪仁 杨立升 编选



四川出版集团  四川文艺出版社

## 前言

中国古代的白话小说，起源于隋唐时期出现的“说话”（即讲故事）和唐代佛教寺院的俗讲（讲宗教故事）。到宋代，城市经济繁荣，城市人口增加，适应市民精神文化需求的通俗文艺如“说话”、杂戏等大大兴盛起来，其中尤以“说话”最受市民欢迎。由于竞争激烈，因而刺激了说话技艺的提高。艺人们竞献一技之长，各说其熟悉的题材和故事。到了南宋，便出现了“说话四大家数”的说法。所谓“家数”，也就是门类。“四家”的划分，历来说法不尽一致，一般认为是：小说、讲史、说经、合生。“小说”有讲有唱，内容多取材于现实生活，大多是情节比较简单的爱情、公案、英雄和神怪等故事；“讲史”只说不唱，讲长篇历史故事；“说经”演说宗教佛经故事；“合生”由两人表演，一问一答，伴以歌舞，近似于后代的相声。四家中最受欢迎的是“小说”和“讲史”。由于“说话”大受欢迎，精明的书商们看到了商机，将“说话”艺人所用的底本——即话本，稍加润色整理，刻印出版，这就成为我们现在看到的白话小说——话本小说。“小说家”的话本直接发展成为后来的短篇白话小说；“讲史家”的话本（在元代又称“平话”），至元末明初发展演变成为长篇章回小说。

宋代话本作为一种市民文学，它主要描写市民阶层的生活，反映市民的思想感情和愿望。话本小

说摒弃了典雅的文言，采用白话口语，通俗、朴实、形象、生动。这些内容和形式上的特点，都为后代通俗小说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，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，所以鲁迅先生说，话本小说的出现，“实在是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”。

到了明代，“说话”艺术仍很发达，话本不仅由说话艺人继续讲说，而且成为案头阅读的作品，出现了文人模拟话本形式创作的拟话本。较之宋元话本，拟话本的人物形象更加丰满，描写更加细腻，情节也更加曲折丰富，艺术上更趋成熟。同时，明中叶以后，文人开始对长期以单篇形式流传的宋元话本加以收集、整理、刊印，出现了话本和拟话本的总集、专集和选集。伟大的通俗文学家冯梦龙所编辑的“三言”（《喻世明言》《警世通言》《醒世恒言》），就是三部话本和拟话本的合集。明末凌濛初编撰的《拍案惊奇》和《二刻拍案惊奇》（合称“二拍”），则是凌氏个人创作的两部拟话本小说专集。“三言”和“二拍”，代表了明代，甚至整个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最高成就，是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高峰。此外，明末还有《石点头》《西湖二集》《醉醒石》《型世言》《鼓掌绝尘》《欢喜冤家》（又名《贪欢报》），清代又有《照世杯》《西湖佳话》《豆棚闲话》《五色石》《娱目醒心编》等等。这些小说鱼龙混杂，良莠不齐，我们应该采其精华而弃其糟粕。“三言”、“二拍”虽然也堪称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精粹，但对于今天的普通读者而言，篇目还是过多，一般读者难以也没有必要将其全部读完。

目前，坊间出现的古代小说选本已数不胜数，但大多不分题材，将各类作品混编在一起，分类编成套书的似不多见。为此，我们拟将历代白话短篇小说中最优秀的传世经典之作遴选出来，按爱情婚恋、公案侠义、政治风云、神灵怪异、世情百态、史话新编等分类编排，以适合普通读者的阅读需要。因中国古代小说大多以“奇”取胜，人奇，事奇，因而又叫“传奇”。为体现中国古代小说的这一特点，本书各卷拟分别命名为“情爱奇缘”、“公案奇局”、“官场奇闻”、“神灵奇踪”、“市井奇话”、“名贤奇遇”。为了在有限的篇幅内容纳更多的故事，我们对原作进行了适当的压缩，删除了正文前面的“入话”和一些与情节关系不大的诗词韵文。各篇作品的排列，能确定创作时间的按时间先后为序，不能确定创作时间的则按成书年代先后为序。对入选各篇作品，我们均据权威版本进行了认真的校勘，对底本中明显的误字径予改正，同时以括号括注原本误字。但为忠于古代作品原著风貌，也为了让读者更好地感知古代白话小说的语言运用及其独特魅力，我们遵循古籍整理通例，对古人较常用的俗体字、异体字、通用字等，一般未作改动。同时因各篇作品选自不同作家的小说集，因而偶有同一字而异形的情况。这虽然使得全书用字似不规范、统一，明显地有悖于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的用法，但为保持原著风貌，也只好如此了。读者鉴之。

在时下令人眼花缭乱的图书市场，希望本套图书能以其新颖的视角、精彩的故事赢得您的喜爱与

青睐。当然，套书选篇或有未精，归类或有未当，删节或有未妥，凡此种种，诚望读者诸君不吝赐教。是所愿也，亦所感也。

刘洪仁

2010年1月

于川教院不亦说斋

## 目录

- 赵伯升茶肆遇仁宗(0 01)
- 众名姬春风吊柳七(010)
- 史弘肇龙虎君臣会(019)
- 俞伯牙摔琴谢知音(034)
- 拗相公饮恨半山堂(044)
- 穷马周遭际卖媪(055)
- 葛令公生遣弄珠儿(062)
- 羊角哀舍命全交(069)
- 裴晋公义还原配(076)
- 范巨卿鸡黍死生交(084)
- 临安里钱婆留发迹(091)
- 晏平仲二桃杀三士(116)
- 王安石三难苏学士(122)
- 俞仲举题诗遇上皇(133)
- 李谪仙醉草吓蛮书(143)
- 赵太祖千里送京娘(156)
- 苏小妹三难新郎(173)
- 李汧公穷邸遇侠客(184)

马当神风送滕王阁(210)

李克让竟达空函刘元普双生贵子(219)

侯官县烈女歼仇(240)

岳坟忠迹(266)

## 赵伯升茶肆遇仁宗

话说大宋仁宗皇帝朝间，有一个秀士，姓赵，名旭，字伯升，乃是西川成都府人氏。自幼习学文章，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，一览下笔成文，乃是个饱学的秀才。喜闻东京开选，一心要去应举，特到堂中，禀知父母。其父赵伦，字文宝，母亲刘氏，都是世代诗礼之家。见子要上京应举，遂允其请。赵旭择日束装，其父赠诗一首，诗云：

但见诗书频入目，莫将花酒苦迷肠。

来年三月桃花浪，夺取罗袍转故乡。

其母刘氏亦叮咛道：“愿孩儿蚤夺魁名，不负男儿之志。”赵旭拜别了二亲，遂携琴、剑、书箱，带一仆人，径望东京进发。有亲友一行人，送出南门之外，赵旭口占一词，名曰《江神子》，词云：

旗亭谁唱《渭城》诗？两相思，怯罗衣。野渡舟横，杨柳折残枝。怕见苍山千万里，人去远，草烟迷。芙蓉秋露洗胭脂，断风凄，晓霜微。剑悬秋水，离别惨虹霓。剩有青衫千点泪，何日里，滴休时？

赵旭词毕，作别亲友，起程而行。于路饥餐渴饮，夜住晓行。不则一日，来到东京，遂入城中观

看景致。只见楼台锦绣，人物繁华，正是龙虎风云之地。行到状元坊，寻个客店安歇，守待试期。入场赴选，三场文字已毕，回归下处，专等黄榜。赵旭心中暗喜：“我必然得中也。”

次日，安排蚤饭已罢。店对过有座茶坊，与店中朋友同会茶之间，赵旭见案上有诗牌，遂取笔，去那粉壁上，写下词一首，词云：

足蹶云梯，手攀仙桂，姓名已在登科内。马前喝道状元来，金鞍玉勒成行队。晏罢归来，醉游街市，此时方显男儿志。修书急报凤楼人，这回好个风流婿。

写毕，赵旭自心欢喜。至晚各归店中，不在话下。

当时仁宗皇帝早朝升殿，考试官阅卷已毕，齐到朝中。仁宗皇帝问：“卿所取榜首，年例三名，今不知何处人氏？”试官便将三名文卷，呈上御前。仁宗亲自观览。看了第一卷，龙颜微笑，对试官道：“此卷作得极好，可惜中间有一字差错。”试官俯伏在地：“拜问圣上，未审何字差写？”仁宗笑曰：“乃是个‘唯’字。原来‘口’傍，如何却写‘厶’傍？”试官再拜叩首，奏曰：“此字皆可通用。”仁宗问道：“此人姓甚名谁？何处人氏？”拆开弥封看时，乃是四川成都府人氏，姓赵，名旭，见今在状元坊店内安歇。仁宗着快行急宣。

那时赵旭在店内蒙宣，不敢久停，随使命直到朝中。借得蓝袍槐简，引见御前，叩首拜舞。仁宗皇帝问道：“卿乃何处人氏？”赵旭叩头奏道：

“臣是四川成都府人氏，自幼习学文艺，特赴科场，幸瞻金阙。”帝又问曰：“卿得何题目？作文字多少？内有几字？”赵旭叩首，一一回奏，无有差错。仁宗见此人出语如同注水，暗喜称奇，只可惜一字差写。上曰：“卿卷内有一字差错。”赵旭惊惶俯伏，叩首拜问：“未审何字差写？”仁宗云：“乃是个‘唯’字。本是个‘口’傍，卿如何却写作‘厶’傍？”赵旭叩头回奏道：“此字皆可通用。”仁宗不悦，就御案上取文房四宝，写下八个字，递与赵旭曰：“卿家看想，写着‘單、去吉、吴矣、吕台’，卿言通用，与朕拆来。”赵旭看了半晌，无言抵对，仁宗曰：“卿可暂退读书。”

赵旭羞愧出朝，回归店中，闷闷不已。众朋友来问道：“公必然得意？”赵旭被问，言说此事，众皆大惊。遂乃邀至茶坊，啜茶解闷。赵旭蓦然见壁上前日之辞，嗟吁不已，再把文房四宝，作词一首，词云：

羽翼将成，功名欲遂，姓名已称男儿意。东君为报牡丹芳，琼林赐与他人醉。“唯”字曾差，功名落地，天公误我平生志。问归来，回首望家乡，水远山遥，三千馀里。

待得出了金榜，着人看时，果然无赵旭之名。吁嗟涕泣，流落东京，羞归故里。“再待三年，必不负我。”在下处闷闷不悦，谩题四句于壁上，诗曰：

宋玉徒悲，江淹是恨，韩愈投荒，苏秦守困。

赵旭写罢，在店中闷倦无聊，又作词一首，名

《浣溪沙》，道：

秋气天寒万叶飘，蛩声唧唧夜无聊，夕阳人影卧平桥。菊近秋来都烂漫，从他霜后更萧条，夜来风雨似今朝。

思忆家乡，功名不就，展转不寐，起来独坐，又作《小重山》词一首，道：

独坐清灯夜不眠，寸肠千万缕，两相牵。鸳鸯秋雨傍池莲，分飞苦，红泪晚风前。回首雁翩翩，写来思寄去，远如天。安排心事待明年，悉难待，泪滴满青毡。

自此流落东京。至秋深，仆人不肯守待，私奔回家去。赵旭孤身旅邸，又无盘缠，每日上街与人作文写字。争奈身上衣衫蓝缕，着一领黄草布衫，被西风一吹，赵旭心中苦闷，作词一首，词名《鹧鸪天》，道：

黄草遮寒最不宜，况兼久敝色如灰。肩穿袖破花成缕，可奈金风蚤晚吹。才挂体，泪沾衣，出门羞见旧相知。邻家女子低声问：觅与奴糊隔帛儿？

时值秋雨纷纷，赵旭坐在店中。店小二道：“秀才，你今如此穷窘，何不去街市上茶坊酒店中吹笛？觅讨些钱物，也可度日。”赵旭听了，心中焦躁，作诗一首，诗曰：

旅店萧萧形影孤，时挑野菜作羹蔬。

村夫不识调羹手，问道能吹笛也无？

光阴荏苒，不觉一载有馀。忽一日，仁宗皇帝在宫中，夜至三更时分，梦一金甲神人，坐驾太平车一辆，上载着九轮红日，下至内廷。猛然惊觉，乃是南柯一梦。至来日，蚤朝升殿，臣僚拜舞已

毕，文武散班。仁宗宣问司天台苗太监曰：“寡人夜来得一梦，梦见一金甲神人，坐驾太平车一辆，上载九轮红日。此梦主何吉凶？”苗太监奏曰：

“此九日者，乃是个‘旭’字，或是人名，或是州郡。”仁宗曰：“若是人名，朕今要见此人，如何得见？卿与寡人占一课。”原来苗太监曾遇异人，传授诸葛马前课，占问最灵。当下奉课，奏道：

“陛下要见此人，只在今日。陛下须与臣扮作白衣秀士，私行街市，方可遇之。”仁宗依奏，卸龙衣，解玉带，扮作白衣秀才，与苗太监一般打扮。出了朝门之外，径往御街并各处巷陌游行。

将及半晌，见座酒楼，好不高峻，乃是有名的樊楼。仁宗皇帝与苗太监上楼饮酒，君臣二人，各分尊卑而坐。王正盛夏，天道炎热。仁宗手执一把月样白梨玉柄扇，倚着栏杆看街。将扇柄敲榼，不觉失手，堕扇楼下。急下去寻时，无有。仁宗教苗太监更占一课。苗太监领旨，发课罢，详道：“此扇也只在今日重见。”二人饮酒毕，算还酒钱，下楼出街。

行到状元坊，有座茶肆。仁宗道：“可吃杯茶去。”二人入茶肆坐下，忽见白壁之上，有词二只，句语清佳，字画精壮，后写：“锦里秀才赵旭作。”仁宗失惊道：“莫非此人便是？”苗太监便唤茶博士问道：“壁上之词是何人写的？”茶博士答道：“告官人，这个作词的，他是一个不得第的秀才，羞归故里，流落在此。”苗太监又问道：“他是何处人氏？今在何处安歇？”茶博士道：“他是西川成都府人氏，见在对过状元坊店内安

歇，专与人作文度日，等候下科开选。”仁宗想起前因，私对苗太监说道：“此人原是上科试官取中的榜首，文才尽好，只因一字差误，朕怪他不肯认错，遂黜而不用，不期流落于此。”便教茶博士：“去寻他来，我要求他文章。你若寻得他来，我自赏你。”茶博士走了一回，寻他不着。叹道：“这个秀才，真个没福，不知何处去了。”茶博士回覆道：“二位官人，寻他不见。”仁宗道：“且再坐一会，再点茶来。”一边吃茶，又教茶博士去寻这个秀才来。茶博士又去店中并各处酒店寻问，不见，道：“真乃穷秀才！若遇着这二位官人，也得他些资助，好无福分！”茶博士又回覆道：“寻他不见。”

二人还了茶钱，正欲起身，只见茶博士指道：“兀那赵秀才来了！”苗太监道：“在那里？”茶博士指街上：“穿破蓝衫的来者便是。”苗太监教请他来。茶博士出街接着，道：“赵秀才，我茶肆中有二位官人等着你，教我寻你两次不见。”赵旭慌忙走入茶坊，相见礼毕，坐于苗太监肩下，三人吃茶。问道：“壁上文词，可是秀才所作？”赵旭答道：“学生不才，信口胡谏，甚是笑话。”仁宗问道：“秀才是成都人，却缘何在此？”赵旭答道：“因命薄下第，羞归故里。”正说之间，赵旭于袖中捞摸。苗太监道：“秀才袖中有何物？”赵旭不答，即时袖中取出，乃是月样玉柄白梨扇子，双手捧与苗太监看时，上有新诗一首。诗道：

屈曲交枝翠色苍，困龙未际土中藏。

他时若得风云会，必作擎天白玉梁。

苗太监道：“此扇从何而得？”赵旭答道：“学生从樊楼下走过，不知楼上何人坠下此扇，偶然插于学生破蓝衫袖上，就去王丞相家作松诗，起笔因书于扇上。”苗太监道：“此扇乃是此位赵大官人的，因饮酒坠于楼下。”赵旭道：“既是大官人的，即当奉还。”仁宗皇帝大喜，又问：“秀才，上科为何不第？”赵旭答言：“学生三场文字俱成，不想圣天子御览，看得一字差写，因此不第，流落在此。”仁宗曰：“此是今上不明。”赵旭答曰：“今上至明。”仁宗曰：“何字差写？”赵旭曰：“是‘唯’字。学生写为‘厶’傍，天子高明，说是‘口’傍。学生奏说：‘皆可通用。’今上御书八字：‘單、去吉、吴矣、吕台。卿言通用，与朕拆来。’学生无言抵对，因此黜落，至今淹滞。此乃学生考究不精，自取其咎，非圣天子之过也。”仁宗问道：“秀才家居锦里，是西川了。可认得王制置么？”赵旭答道：“学生认得王制置，王制置不认得学生。”仁宗道：“他是我外甥，我修封书，着人送你同去投他，讨了名分，教你发迹，如何？”赵旭倒身便拜：“若得二位官人提携，不敢忘恩。”苗太监道：“秀才，你有缘遇着大官人抬举，你何不作诗谢之？”赵旭应诺，作诗一首。诗曰：

白玉隐于顽石里，黄金埋入污泥中。

今朝遇贵相提掇，如立天梯上九重。

仁宗皇帝见诗，大喜道：“何作此诗？也未见我荐得你否。我也回诗一首。”诗曰：

一字争差因失第，京师流落误佳期。

与君一柬投西蜀，胜似山呼拜凤墀。

赵旭得大官人诗，感恩不已。又有苗太监道：“秀才，大官人有诗与你，我岂可无一言乎？”乃赠诗一首，诗曰：

旭临帝阙应天文，本得名魁一字浑。

今日柬投王制置，锦衣光耀赵家门。

苗太监道：“秀才，你回下处去，待来日蚤辰，我自催促大官人，着人将书并路费一同送你起程。”赵旭问道：“大官人第宅何处？学生好来拜谢。”苗太监道：“第宅离此甚远，秀才不劳访问。”赵旭就在茶坊中拜谢了，三人一同出门，作别而去。

到来日，赵旭蚤起等待，果然昨日那没须的白衣秀士，引着一个虞候，担着个衣箱包袱，只不见赵大官人来。赵旭出店来迎接，相见礼毕，苗太监道：“夜来赵大官人依着我，委此人送你起程。付一锭白银五十两，与你文书，赍到成都府去。文书都在此人处，着你路上小心径往。”赵旭再三称谢，问道：“官人高姓大名？”苗太监道：“在下姓苗，名秀，就在赵大官人门下做个馆宾。秀士见了王制置时，自然晓得。”赵旭道：“学生此去，倘然得意，决不忘犬马之报。”遂吟诗一首，写于素笺，以寓谢别之意。诗曰：

旧年曾作登科客，今日还期暗点头。

有意去寻丞相府，无心偶会酒家楼。

空中扇坠蓝衫插，袖里诗成黄阁留。

多谢贵人修尺一，西川制置径相投。

苗太监领了诗笺，作别自回。赵旭遂将此银凿

碎，算还了房钱，整理衣服齐备，三日后起程。

于路饥餐渴饮，夜住晓行，不则一日，约莫到成都府地面百馀里之外，听得人说，差人远接新制置，军民喧闹。赵旭闻信大惊，自想：“我特地来寻王制置，又离任去了，我直如此命薄！怎生是好？”遂吟诗一首，诗曰：

尺书手捧到川中，千里投人一旦空。

辜负高人相汲引，家乡虽近转忧冲。

虞候道：“不须愁烦，且前进打听的实如何。”赵旭行一步，懒一步，再行二十五里，到了成都地面。接官亭上，官员人等喧哄，都说：“伺候新制置到任，接了三日，并无消息。”虞候道：“秀才，我与你到接官亭上看一看。”赵旭道：“不可去，我是个无倚的人。”虞候不管他说，一直将着包袱，挑着衣箱，径到接官亭上歇下。虞候道：“众官在此等甚？何不接新制置？”众官失惊，问道：“不见新制置来？”虞候打开包袱，拆开文书，道：“这秀才便是新制置。”赵旭也吃了一惊。虞候又开了衣箱，取出紫袍金带、象简乌靴，戴上舒角幞头，宣读了圣旨。赵旭谢恩，叩首拜敕，授西川五十四州都制置。众官相见，行礼已毕。赵旭着人去寻个好寺院去处暂歇，选日上任。自思前事：“我状元到手，只为一字黜落。谁知命中该发迹，在茶肆遭遇赵大官人，原来正是仁宗皇帝。”此乃是：着意种花花不活，无心栽柳柳成阴。赵旭问虞候道：“前者白衣人送我起程的，是何官宰？”虞候道：“此是司天台苗太监，旨意分付，着我同来。”赵旭自道：“我有眼不识太山

也。”

择日上任，骏马雕鞍，张三檐伞盖，前面队伍摆列，后面官吏跟随，威仪整肃，气象轩昂。上任已毕，归家拜见父母。父母蓦然惊惧，合家迎接，门前车马喧天。赵旭下马入堂，紫袍金带，象简乌靴，上堂参拜父母。父母问道：“你科举不第，流落京师，如何便得此职？又如何除授本处为官？”赵旭具言前事，父母闻知，拱手加额：“感日月之光，愿孩儿忠心补报皇恩。”赵旭作诗一首，诗曰：

功名著意本抡魁，一字争差不得归。

自恨禹门风浪急，谁知平地一声雷。

父母心中不胜之喜，合家欢悦。亲友齐来庆贺，做了好几日筵席。旧时逃回之仆，不念旧恶，依还收用。思量仁宗天子恩德，自修表章一道，进谢皇恩。从此西川做官，兼管军民。父母俱迎在衙门中奉养，所谓“一子受皇恩，全家食天禄”。有诗为证：

相如持节仍归蜀，季子怀金又过周。

衣锦还乡从古有，何如茶肆遇宸游？

（《喻世明言》卷十一）

## 众名姬春风吊柳七

古人中有因一言拜相的，又有一篇赋上遇主的。如今我又说一桩故事，也是个有名才子，只为一首词上误了功名，终身坎，后来颠到成了风流佳话。那人是谁？

说起来，是宋神宗时人，姓柳，名永，字耆卿，原是建宁府崇安县人氏，因随父亲作宦，流落东京。排行第七，人都称为柳七官人。年二十五岁，丰姿洒落，人才出众，琴、棋、书、画，无所不通，至于吟诗作赋，尤其本等。还有一件，最其所长，乃是填词。怎么叫做填词？假如李太白有《忆秦娥》《菩萨蛮》，王维有《郁轮袍》，这都是词名，又谓之诗馀，唐时名妓多歌之。至宋时，大晟府乐官，博采词名，填腔进御。这个词，比切声调，分配十二律，其某律某调，句长句短，合用平、上、去、入四声字眼，有个一定不移之格。作词者，按格填入，务要字与音协，一些杜撰不得，所以谓之填词。那柳七官人于音律里面第一精通，将大晟府乐词，加添至二百馀调，真个是词家独步。他也自恃其才，没有一个人看得入眼，所以缙绅之门，绝不去走，文字之交，也没有人。终日只是穿花街，走柳巷，东京多少名妓，无不敬慕他，以得见为荣。若有不认得柳七者，众人都笑他为下品，不列姊妹之数。所以妓家传出几句口号，道是：

不愿穿绫罗，愿依柳七哥；不愿君王召，愿得柳七叫；

不愿千黄金，愿中柳七心；不愿神仙见，愿识柳七面。

那柳七官人，真个是朝朝楚馆，夜夜秦楼。内中有三个出名上等的行首，往来尤密。一个唤做陈师师，一个唤做赵香香，一个唤做徐冬冬。这三个行首，赔着自己钱财，争养柳七官人。怎见得？有

戏题一词，名《西江月》为证：

调笑师师最惯，香香暗地情多，冬冬与我煞脾和：独自窝盘三个。“管”字下边无分，“闭”字加点如何？权将“好”字自停那，“奸”字中间着我。

这柳七官人，诗词文采，压于朝士。因此近侍官员，虽闻他恃才高傲，却也多少敬慕他的。那时天下太平，凡一才一艺之士，无不录用。有司荐柳永才名，朝中又有人保奏，除授浙江管下馀杭县宰。这县宰官儿，虽不满柳耆卿之意，把做个进身之阶，却也罢了。只是舍不得那三个行首。时值春暮，将欲起程，乃制《西江月》为词，以寓惜别之意：

凤额绣帘高卷，兽环朱户频摇。两竿红日上花梢，春睡厌厌难觉。好梦枉随飞絮，闲愁浓胜香醪。不成雨暮与云朝，又是韶光过了。

三个行首，闻得柳七官人浙江赴任，都来饯别。众妓至者如云，耆卿口占《如梦令》云：

郊外绿阴千里，掩映红裙十队。惜别语方长，车马催人速去。偷泪，偷泪，那得分身应你！

柳七官人别了众名姬，携着琴、剑、书箱，扮作游学秀士，迤迤上路，一路观看风景。行至江州，访问本处名妓。有人说道：“此处只有谢玉英，才色第一。”耆卿问了住处，径来相访。玉英迎接了，见耆卿人物文雅，便邀入个小小书房。耆卿举目看时，果然摆设得精致。但见明窗净几，竹榻茶垆。床间挂一张名琴，壁上悬一幅古画。香风不散，宝炉中常爇沉檀；清风逼人，花瓶内频添新